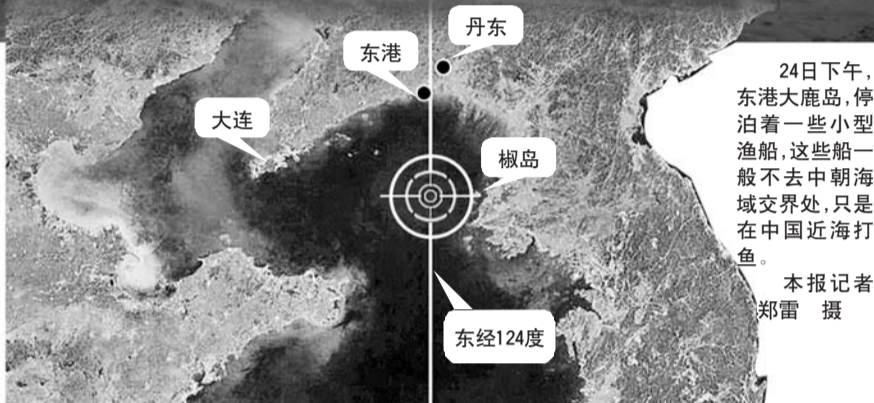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劫船背后的“帮艇江湖”



24日下午,东港大鹿岛,停泊着一些小型渔船,这些船一般不去中朝海域交界处,只是在靠近海打鱼。
本报记者 郑雷 摄

东经124度附近,被朝扣船只多为外地船,皆因不懂丹东当地潜规则

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郑雷 发自辽宁丹东

坏了“规矩”

渔船被扣事件频发

5月21日,被舆论持续关注多天的被扣渔船“辽普渔25222”船主于学君证实,当天凌晨,他的船和16名船员已被朝鲜方面释放。当天下午,于学君手机处于关机状态,此后他不再接受媒体采访。

在渔船被扣期间,于学君曾向外界说,当时朝方索要60万元赎金,要求他打到丹东一家公司账户。事后多家媒体询问到底是哪家公司,但于学君一概回答“忘了”,对于账号也“没记清楚”。显然,他不愿谈及此事。

这与2012年5月被朝鲜扣留的三艘渔船辽丹渔23979、23528和23536号之事如出一辙。当时,朝方给船主提供了一个中国手机号码,要求支付120万元赎金。后来船主查证,该号码的归属地也是丹东。但对这件事,船主张德昌也三缄其口。去年被扣的三艘渔船船主和于学君一样,都是大连人,甚至他们都是老熟人。

与大连相隔300公里的丹东,是一座边境城市,与朝鲜第二大城市新义州隔鸭绿江相望,陆地与海上均与朝鲜接壤。

东港是丹东的县级市,经济发展以渔业为主,丹东的渔民几乎都集中在此。在这里,帮艇不是秘密。你吃饭足疗时,都会有人跟你谈上几句有关帮艇的事情。但对外人来说,帮艇里的利益链条,却是极其神秘的。

据知情人透露,大连船主张德昌的船被扣后,曾经到过东港,寻找与朝方熟悉的“中间人”调解,也就是帮艇公司的老板,但被对方拒绝。用东港人的话说,那是因为他坏了“规矩”,“帮艇的事是不能报官的,只能私下解决”。

帮艇费

一天交3000元

一网就捞回来

在东港,大多数渔民都去朝鲜海域捕过鱼,偶尔也会发生一些小摩擦,要想畅通无阻,就要办“帮艇证”。

时间同样在5月,地点同样是“神秘”的中朝边界海域59号区域,2012年5月8日,中国三艘“辽丹渔”渔船在这里被朝鲜扣押,今年5月5日,“辽普渔25222”也被朝鲜扣押。

时间、地点的巧合并不是偶然的,甚至连船主都是大连人也非偶然。他们的船之所以被扣,是因为作为“外来船”,无法融入当地已经存在十几年的“帮艇江湖”。而帮艇费,就是这个“江湖”里的潜规则。

一位船员告诉记者:别看大海茫茫无际,海上领域是用经纬线划分的,像陆地界线一样清晰严苛,不能越过分毫。

“帮艇”是丹东的俗语:“帮”本意是“傍”,“艇”则是指朝鲜的巡逻艇。“帮艇证”由朝鲜方面发放,通过中方“代理人”办理。十几年来,由于每隔几年就会出现势力更替,丹东能办帮艇证的公司只剩较大的三五家。公司老板通过帮艇费提成,已经成为东港渔业大佬。

据当地渔民讲,这几家帮艇公司里最有实力的有两家,一是“宋老六”,辽宁宝华实业集团董事长宋琦,其产业覆盖东港渔业、物流、餐饮等多个行业;另一个叫杨传革,在东港也赫赫有名。

生活在东港大鹿岛上的王强(化名)已经跑了几十年船,如今还开了一家渔家乐。他说,丹东的帮艇费分为好几种形式:一是按天算,大船一天3000元,小船1500元到2000元;二是按星期算,海上打鱼,一个月分两个高潮期两个低潮期,一个潮期大概一周时间。高潮期时,一艘小船(十来米长,20马力的)帮艇费是15000元,大船能到25000到30000元;第三按月计算,一张月票是5万到6万元;第四则是按季度

计算,一个季度21万,22万到25万元不等,随行情调整。

当地比较流行的是月票和季票,但也有船主会选择按天或者按星期算,因为有的船主认为低潮期交帮艇费不合算,就会选择夜里偷偷摸摸过去打两网,但“十次总有两三次会被逮住”。

王强给记者比划“帮艇证”的大小,和胸牌大小差不多,上面印着中文和朝文,还有船号。只要拿着该证,再在船上插上中朝两国国旗,就能在朝鲜海域畅行无阻,甚至还可以靠岸登陆。东港码头的船员张振和说,他已在朝鲜上岸多次。

帮艇费年年看涨,但船主收益会更高。王强讲,东经124度附近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,隔着几百米,中国海域内就没有鱼,而一旦跨过去这几百米,朝鲜海域内的鱼又肥又多。有时一网下去,能网住近5000斤螃蟹。现在的螃蟹160元一斤,这一网就把帮艇费赚回来了。张振和也津津乐道他到朝鲜打鱼的经历,通常是两条船一起拉起一道巨网,一网就能打六七包鱼,“一包就是5000斤,又大又肥。”

王强说,中朝两边海域之所以差别那么大,一是因为近年中国近海污染严重和过度捕捞,二是鱼喜欢咸淡水交叉的环境,朝鲜那边海域江海混合,适合鱼类生长;三是两国捕捞方式不同,“朝鲜不会赶鱼,两边捕捞水平能差20年。”

这几年帮艇费季票从开始的20万左右一路涨到25万,甚至最高时达到28万元。东港船主们有时也联合起来抗议,要求帮艇公司降价。

形式多样

船零件、技术、大米、豆油都能代替钱

在丹东,帮艇是公开的。2010年4月,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与朝鲜共同捕捞协会签署《朝鲜东部海域捕捞合作协议》。“帮艇”公司实为“中朝海上联合捕捞项目”。当年5月28日,丹东市与朝鲜民间渔业合作项目正式启动。从媒体报道上看,该项目由丹东市委、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,而具体负责组织渔船的,就

是宋琦的辽宁宝华实业集团,以及辽宁昌平实业有限公司。

但帮艇内的“江湖”并不这么简单。帮艇一般只帮熟人或亲戚,并不是谁都帮。比如,外地船想帮艇,要有丹东相熟的船主引荐才行,由他们代办帮艇证。所以,外地船很难进入丹东的帮艇江湖。

帮艇费上交公司,公司会跟朝方分成。有时朝方收钱,有时候也收具体物资,比如渔船上的设备及各种零部件、大米、豆油等。

王强甚至还遭遇过“技术帮艇”,因为中国比朝鲜捕捞技术先进,送给朝鲜的渔船和设备也比较高档,朝方有时会提出要中国派派员来教技术。“比如我们船上有七八个船员,就专门派一个人去教他们,教上一个多星期,也能顶替一部分帮艇费。”王强说,这样一来,朝鲜捕捞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。

“而最近,他们也提出帮艇费要交美元,可能是朝鲜国内需要外汇吧。”张振和告诉记者。

虽然帮艇费是由朝方和帮艇公司分配,“但也要分给朝鲜老百姓一些。”渔民王海龙(化名)说,曾有帮艇公司送给朝鲜人100条渔船,他们去打鱼时,经常会看到这些渔船。

在帮艇公司和朝方之间奔走协调的,还有一类人发挥着重大作用,那就是当地会说朝鲜话的中国人,他们多是中国籍朝鲜族人。

王海龙前年因为越界打鱼被朝方扣住,对方索要5万元赎金,“一般是船价的一半”,王海龙说,他后来找了个翻译帮忙协调,赎金降到三万元。交赎金时,“朝方交给我们一张单子,上面写着很多渔船上的零部件,他们不会说汉语,旁边的翻译就给我解释他们要什么。”

“这些人能量很大,”王强说,“在丹东有个姓吴的女人,会说朝鲜话,因为她爷爷跟金日成在长白山一起打过仗,还有合影,她拿着照片在朝鲜畅通无阻,帮人办帮艇证,两国生意都做。”

丹东的渔船被扣在这里并不是稀罕事,但没人愿意报官,而是遵循“私了”原则。一般是找帮艇公司或者懂朝鲜话的人去协调,补交或者多交一部分帮艇费,把船赎回来,但船上的设备和柴油一般会被朝方全部拆卸留下,船主也只能自认倒霉。

延伸

东经124度海域界线不清晰

跑了几十年船的东港大鹿岛渔民王强曾因越境被朝鲜扣过三次,分别是1986年、1987年和1997年。此后,他自己买了渔船,但要求船员只跑近海,“挣再多钱也不如安全重要。”东经124度,是刻在渔民心里的界线。但目前并没有明确的官方公布或者记载,那就是中朝海上分界线。

国内渔船都被要求安装卫星定位系统,多使用北斗系统,记录船只航迹及短信通信,越界即可被渔政监控,但几乎所有被扣船只都没有发出过越界报警。

朝方说中国渔船越境前会事先关闭卫星系统;而中国船员则说,朝方上船后首先拆下卫星系统。总之,这一重要证据往往在关键时刻失效。王强坦承,其实北斗系统可人工调整。“只用不到一分钟时间,就可以把前面的航行痕迹抹去。”但也有多位渔民跟记者说,朝方有时会越过东经124度,把之前越界的渔船再拖回朝鲜海域,并让他们写下越界证明。

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郑雷

渔船抱团出海更安全

渔民们也会联合起来想对策。由于朝鲜多抓落单渔船,渔民捕鱼时多会结伴前往。王海龙说,东港有个姓姜(音)的老板,有一次集合了十几条船一起去东经124度附近打鱼,结果遭遇朝鲜军艇,最后逃脱了。

从越境越界的争执,到赎金的讨价还价,再到民间帮艇的利益分配,这种纠葛已经在这片海域存在了几十年。

6月1日,中国海域将进入休渔期,但东港很多渔船都不打算回来,反而要进入最忙碌的打鱼季节。因为丹东作为一座旅游城市,七八月份将是它的黄金时期,会消耗大量的海鲜,所以渔船都会想办法去帮艇。

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 郑雷